

清儒學案

世章



水經水經卷之四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六

天津徐世昌

春海學案

嘉道閒公卿之以經術名者必稱春海學於凌仲子氏又出儀徵之門其資秉之異識鑒之眞精神意量之包涵宏遠亦有儀徵規範論者謂儒林祭酒足以繼之惜天不假年所成止此然兩世內廷雅負物望約禮博文持以教士輶軒所至樸學振興碩彥魁儒聆聲嚮和固隱繫一時風氣焉述春海學案

程先生恩澤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戶部右侍郎先後入直南書房上書房父昌期乾隆庚

子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直上書房先生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義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輔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逾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先生甫十一歲哀毀力學及長爲諸生益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最後乃從凌仲子氏游及其閩奧淩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後以計偕居京師所學彌廣凡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通籍後清譽日隆視黔學時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文端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技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曾釗之名必欲得之釗久丁憂先生不知也書榜大失望先生銳意著作惟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

書詩文雄深博雅積橐盈篋後刻爲程侍郎集先生又多藏書
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
必舉以應阮文達入京與先生居相近時共講習文達校毛詩
有椒其馨椒字訛本是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
示先生先生深會其意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
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爲加一證先生又謂近人治算由
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
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
木火同度當有火災人驗其言而遑之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
文正問先生古有之乎先生曰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呂覽
載其事文達稱國策地名考自胡朏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
稽疑後此其盛業矣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

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

皆確不可易歿年五十有三

參史傳阮元撰墓志銘

國策地名考敘

道光庚寅余主講鍾山或以溧陽狄惺垣先生所刻孔孟編年見示繙閱再四精確有剪裁歎其必傳無疑亟請相見與之究經傳之異同考史誌之得失辨孔鄭程朱之宗旨論班揚韓柳之體裁則皆指困倒囊而出之不禁五體投地云時先生館於金陵某氏不得意辭去余亟延之命子德威執經門下昕夕過從相得甚歡一日談及地理之學我朝稱最然皆詳於春秋史漢而不及戰國惟陽湖張君琦國策釋地差爲可據而語尙簡質未見賅備意欲與先生共成一書以垂不朽先生始猶謙讓余固促之乃許諾則先立一長單以國策地名分國錄出凡七

百餘條又立一巨冊以單上所錄分布各紙凡三百餘葉於是盡發篋中所藏書凡有涉地志者皆出而陳之又向甘氏津逮樓借其所未備凡數十百種博觀約取條分件繫得一事則錄一事遇一言則記一言凡五閱月而橐畢余乃集其大成以次排纂先原文次正史次雜錄次本朝諸名家所著參伍考訂爲之折衷而以現在府廳州縣實之又參考各家圖說繪爲十二圖使戰國形勢如聚米畫沙瞭然尺幅凡十閱月而書成遇有衆說不同紛揉錯出者先生復爲論其是非條其同異作箋疏若干言用雙行夾注於其下於是是書乃益完善無所滲漏蓋先生讀書貫串實能言之了了目之所到筆卽隨之故能思畫精詳事半功倍如此

文集

肇十有二州說

堯典肇十有二州馬鄭注及晉書地理志皆以爲在禹功後漢書地理志谷永傳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州郡志皆以爲在禹功前案下濬川之文則在禹功前之說是也禹貢云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皋陶謨云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禹功告成之後其利可百世豈甫疏鑿卽又有濬通之役耶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其言甚晰足正馬鄭之誤蓋舜居攝巡狩時水土未盡平正禹致力之際故曰濬川逮功成後乃分九州山川澤藪皆以九算勒爲成書以告後世直至受虞禪後未之改也或引鄭注肇始也爲難則應之曰十二

州肇於堯不肇於舜且大傳肇作兆

說文作兆

鄭彼注云兆域也爲

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蓋巡狩必祭山川兆星封山皆祭義肇不作始解則十二州仍堯之舊益非舜所分可知也十二州之名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曰營曰并曰幽馬季長曰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

水名非地名

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馬鄭之說

蓋取周禮爾雅成之幽州有醫無閭并州有恆山營州上應營室皆可據故舉十二州之名當從馬鄭以十二州在禹功後當舍馬鄭別求三山以足五嶽四鎮成十二山以配十二州則書缺有閒馬鄭所不能也

承不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答祁涓甫

承下問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經與律俱無明文並引顧亭林方望溪之說判其同異具見閣下讀書心細古人所略者澤何能知姑卽所見及者奉答案承重孫婦服當從夫並不計姑在與否也唐律云婦爲舅斬衰三年其夫爲祖後妻亦從服婦爲姑齊衰三年其夫爲祖後者妻亦從服祖姑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遵之至明會典改婦服姑同於舅今通禮遵之是承重孫婦服當從夫著於律已久況承重者荷爵土之重父歿固承父未歿而廢疾亦承其婦從夫而服與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服其應服之服耳婦自服其從夫之服耳彼承重不嫌於父豈同服遂嫌於姑哉夫承重者承爵土之重非無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親親曰尊尊故承爵土者雖諸父不敢先之而其歿也其父爲報服斬衰三年若施之後世則駭矣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

者尙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於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爲也若唐以前尙有解此者故晉侍中庾純云今五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旣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然則律文何以著承重之服蓋封建雖廢承爵土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蓋爲承爵土者發也然則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禮而致誤也

家禮非朱子所作白田雜著辨之甚明

承重已失禮意其婦之

服當在不議不論之例

除世襲言

若宛轉從俗則唐律以下所著甚

明可覆案也

狄卡穎孟子編年序

言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

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
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卽魯也乃
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卽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孟子卒
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
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
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
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卽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
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
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游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紀
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於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
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已五十餘故
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

十五年孟子卽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伐燕在宣王後伐燕在閔王孟子集註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未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遠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尙易爲孟子編年卽淹雅如閻百詩亦謝不敏甚矣書缺有閒令人歎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

信學錄卷一百四十六
卽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
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於聖賢之門則不多見卽謂先生
爲聖賢之徒也可

癸巳類稿序

吾里學派自江戴昌之金程承之其緒蕃變率以治經爲宗都
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浚次仲先生與師角立不倚
則有吾友俞理初先生凡學無門逕則雜雜則經學溷漢宋天
文學溷推步占驗執一則隘隘則暖暖姝姝悅一先生之言墨
守訓故甚且持古疾以病今理初先生憂之於是察兩漢門逕
端其趨向於其歧則閉也寢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
僞則剷也不寧惟是宋之亂漢易判魏晉之亂漢難判淄澠流
合易牙能分之撫古人之愚若辨黑白乃益見古說之可信矣

書缺有閒箋疏脫訛徵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
釋典道藏以爲助糝糠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精者啟我質我不
猶愈於求野乎然非先生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覽博
辨差擇助詮若是之廣且大歟先生著述甚富未暇寫定今春
應禮闈試受知於王菽原主政主政薦剡未售急索其著述欣
金刊之蓋欲以千秋身後名償俗耳目一第之榮也用心良苦
聞者感歎惜乎時日稍迫僅得十之三四耳記十年前與先生
篝燈夜坐偶有作述援筆立就引證賅洽退而檢諸篋無一誤
事誤言洵乎才學識有千萬人而無數者書將就委序於澤澤
學術譎陋焉云知先生然私幸並世見一傳人引吾里江戴之
緒且未有艾也

癸巳類稿又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俞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輒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度某冊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纒纒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刊某不可憑某宜斟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論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絢博而支絢斷而歧宋以後逮有明豈無博見彊識則徇虛車絀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之蘊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別真僞之溷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繆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故則野援證典確萃甲新意皆陶鑄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塞讀一

史未他及遂持論則陋正窮乃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
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厯數以爲泰西法積精
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厯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
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
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察則萬一
可據爲攻戰之導也至於掌故之鉅名物之細聲詁之雅七緯
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奧景教之歧凡諸儒擣舌方皇者稱引
首首如肉貫弗絲在櫛則又非恆量所能測識者也加以受性
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
嫉賢必覩縷辨嗚呼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
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強審密不憊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
自癸巳年故曰癸巳類稿刻成索序於予予讀之甚愜也爰就